

他

他们的岁月静好

□海峡

当他们以组合的形式出现在我眼前,我不由得走近了观察,这棵大太阳花的根和半截弯曲的茎竟然在蜗牛的壳内。

“这简直是个奇迹。蜗牛的壳竟然能将太阳花的根系固定。”我忍不住惊叹。

“才不是呢!是我的根系抓握力强,才能附着进蜗牛坚硬又无缝可扎的壳上。”太阳花的话像此刻墙头的春光,明媚而清丽。

“什么呀!是我吐出黏液粘着飞来的尘土,将你的根系牢牢固着,供给你营养,支撑并托举起你。”蜗牛低沉的声音里,有着泥土的厚重。

“不管怎么说,你们就是这么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,成了一个奇迹。”太阳花和蜗牛不屑于我的中立态度,非要我说出奇迹到底归功于谁。

我很认真地想了想,说:“不管归功于谁,你们都是一个美妙的奇迹。”他们同时回我一声:“哼!”说要去别处寻找能给出公道说法的人。

突然,蜗牛像是突然醒悟了似地说:“凭什么呀?凭什么让我驮着你走?讨公道是我们共同想做的事。我觉得驮着一棵太阳花简直是出力不讨好。”蜗牛不爬了,停下来歇息。

太阳花说:“能驮着一棵娇艳的太阳花行走世间的蜗牛,也只有你了吧?我努力绽放并时刻陪伴着你,你不趁着春光正好,多行路,多看风景,还唠叨什么!”她迎着风舞动一下枝叶,陶醉于自我的美丽。

蜗牛说:“太阳花,你的言语之中全是自负,也不想,你能岁月静好,是谁在替你负重前行?”太阳花其实觉得蜗牛说得也对,但她正陶醉于阳光和春风,没顾上说出心里所想。太阳花没有反唇相讥,蜗牛感觉像一拳打在了棉花上。过了一会儿,蜗牛自言自语道:“这会儿,似乎觉得你的自负也没那么讨厌了。唉!谁让我们今生有缘呢?”说着,又继续向前爬去。

看着书累了,我来到院里活动身体,看到蜗牛驮着太阳花还在我家的院墙根下。这么久了,他们才走了这么点路,我该帮帮他们。

我说:“你们要往哪里去?”他们齐声告诉我:“去外面的世界。”

我轻轻捏起他们放到院门外。我等着他们向我道谢。蜗牛却瓮声瓮气地对我说:“你不会以为我们真急于寻求什么公道吧?”太阳花口齿伶俐,接过蜗牛的话:“我们就是想游历尽量长的旅途,看尽量多的风景,不枉此生彼此遇见。”

我恍然明白了。谁说他们的慢不就是他们的幸福呢?我有什么资格居高临下地“帮”他们呢?

这时,一只追逐老鼠的猫从墙头跳下,猫爪不偏不倚,重重踏在了驮着太阳花的蜗牛身上。猫追着老鼠跑去,我痛苦地闭上了眼……花折了,蜗牛也奄奄一息。

如果没有我的一捏一放,可能此刻他们正还在我家院墙根下享受属于自己的岁月静好吧。

好人

好人赵叔

□陈水章

赵叔,叫赵长耕。见有人蹲在鱼塘边钓鱼,他心里不高兴。社长解释,说那些钓鱼的人,是吴乡长带来的。

赵叔急了:“我的鱼,让他们白钓?”社长赶紧安慰说:“你老人家别急,乡上不付钱,我们社上付,从你鱼塘承包费中扣除。”

夜幕降临。赵叔像平时一样,把带着泥土味儿的新鲜野草抛下鱼塘。四周黑黝黝的山峦投向水里,映出宁静而神秘的黑影。往常这个时候,赵叔会静静地坐在草棚外,等候着风月从水中出来,听鱼儿翻水和嚼草的声响,心里便有一种说不出的明净。今晚,他没了这份心情……

半个月后,社长哭丧着脸来到鱼塘边,对赵叔道:“吴乡长那天明明答应补助水渠维修费的事,现在黄了!他说话不算数。”

赵叔平静地说:“我去找他!”社长劝:“你小老百姓一个,不管用的。”

赵叔还是去了。他报出自己的名字,没想到吴乡长马上掏出一盒中华烟,毕恭毕敬敬上了一支。

赵叔吸了一口,觉得味淡,顺手把它掐灭在烟缸里,直言道:“吴乡长,你答应过要给我们社修水渠补助的事,是不是变卦了?”

吴乡长问是哪个社?赵叔说,六社。

吴乡长问:“那鱼塘是你承包的?”赵叔点头。

吴乡长连忙说:“我说了的话,咋会

给你?”

社长扳着指头计算:“你这老家伙穿穷还挺像呢。这鱼塘一年赚三两千块不成问题吧?你还养了那么些羊和兔子,从没见过你杀来吃过,全是卖了的你。你开支又省,身子又硬朗,光社上补助给你的钱就足够了,其他的钱用来做啥?是不是要带到棺材里去?”

赵叔放下酒碗,神情庄重地声明:“不是我不借钱给你,我确实没有钱。”社长当然不信,但最后也只好怏怏不快地离开了鱼塘。

夏天的一个夜晚,赵叔死了。赵叔生前人缘好。他的丧事由社里统一操办,很隆重。

大家都知道赵叔生前节俭,觉得他一定存了很多钱。但是,所有遗物清理完毕,竟然没有发现任何一张存折或是银行卡,甚至连一样值钱的东西也没有。只在木箱中找到一只脱了漆的军用水壶,还有几粒空子弹壳。大家知道赵叔参加过朝鲜战争,这两样东西是他从战场上带回来的。

人们想:这老头那么看重钱,为啥没有值钱的东西留下?他会把钱花到哪里去了呢?

半年后,县民政局来调查一个叫赵长河的人。说赵长河连续二十年捐款,救助了三位烈士遗孤。可是,整个村子里都没有叫赵长河的人。

于是,人们猜测,赵长河会不会就是赵长耕呢?

可是,赵叔已经死了,没法对证了。

赵叔说:“我五保户一个,哪有钱借

享受,生活

□陈桂峰

征的将士等待检阅。

他看了看时间,还不到七点,老婆接儿子下课下班,应该就快回来了。他趁这闲档靠在沙发上,闭目欣赏音乐。音乐像一条亲切的鳟鱼,游进了他的心里,不断击打出火花,触动了他的柔情,陷入无穷遐思……忽然,好像有什么响声惊动了鱼儿,没入深处。门外响起了儿子和老婆的话声,他赶忙过去打开门。像平时一样,老婆当他是空气,径直进去。儿子则大叫好香,旋风一般跑去洗手。回到桌边,马上抓起他早就剥好的盐焗鸡塞进嘴里。

他一直在注意老婆。老婆真是沉得住气,做功课似地去洗手,换衣,好一阵才回来,老样子坐下,老样子喝汤,老样子啃着鸡肉,老样子听父子交流各种见闻……儿子今晚话特别多,什么事都能串到一起说,老婆也还是不爱搭话。

晚饭后,老婆老样子起来清理收拾。他殷勤想干,老婆挡住他,还横了一眼,看那样子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。他于是去陪儿子做功课了。

是他先进卧室的。他没刷手机,也没拿书。她进来时眼睛亮了一下,夫妻一起生活多年,对细节表达的欲望,也会明察秋毫。但她上床后,还是老样子背着他躺下了。他心里像千军万马交战不止,最后,柔情万分地去搂她。

老婆一动不动。他得寸进尺。她突然推开他,弹坐起来说:“说,做了什么坏事?”

他莫名其妙:“什么做了什么坏事?”

她脸色紧绷:“就是做了什么坏事。”

他说:“你这人怎么这样?我能做

什么坏事?”

她说:“哼,那么你说说看,今天怎么突然变了?”

他哑口无声。我怎么变了?我只是想对你们好点,我只是想享受生活的良好。

她见他不再应战,冷言道:“无事献媚,非奸即盗。”随即倒下,背对着他重新躺好。他本来是满身春意爱意,此时像是六月日头晒下的雪糕,化成了一摊冰水。

他想起回家路上看到的情景。一个青春亮丽的女人,步履轻盈穿过街道,她的风采让原本乏味单一、灰头灰脑的城市突然明亮起来,连她经过的环卫工那一下一下扫地的动作都有了韵味。他的心,就像被无形的手深深地拨了一下,那一瞬间,感觉生活真的很美好。

看来今晚,又是老样子,失眠。



创可贴

□阿紫

凉快多了吗?人事小丽火眼金睛,一眼就看出有若干个BUG(破绽)。

“业主打电话说绿化带杂草越来越多,滋生蚊虫,我是急业主所急。绿化工已经下班了,如果等到明天早上,业主今晚还会被蚊子咬,所以我马上赶来除草。我是内勤人员。原则上这属于串岗,但中午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干,就没有违反规定……”小刘在微信群里用语音侃侃而谈。过了一会儿,经理发了一个点赞的表情符号,不知是不是不得已而为之。

“这个刘小,想升职想疯了。大中午的这么恶习心,害得我差点吐饭。”管家小萍不屑地说。她生气是有原因的,南门那块属于她的服务范围。小刘这是抢她的功,同时也捣了她的短。

过了几天,项目部中午聚餐。端菜时,几个女同事手上的戒指,明晃晃地刺眼睛。唯独小萍手指上没戴戒指,然而更吸睛的是她右手食指上,贴着

一个醒目的创可贴。

“没事没事,4栋大厅门口的提示牌松动了。工程师师傅们都在别处忙,我就自作主张搬了一把竹梯去钉钉子。身高不够,勉强锤了几下,结果把手锤破了……”小萍风轻云淡地说。这得多疼啊?包括经理在内,大家都用面部表情对小萍的敬业点了赞。

慢慢地,大家发现小萍手上的创可贴,经常在几个手指间轮流“值班”。忽一日,小丽心疼地捧起小萍的手端详。不知怎么的,一不小心创可贴竟然脱落了,只见小萍那截手指上并无伤痕。

“哇,你用的创可贴什么牌子?一小时就能将伤口愈合得一点痕迹都没有……”小丽夸张地惊呼,吸引来一群同事。小萍有些尴尬,“谦虚”道只是普通牌子。虽是工伤,创可贴却是她自费买的。

此后,小萍工作时非常小心,再没有麻烦过创可贴了。

外乡人

□张正

爷爷用他的大手满抓了一把米,放进那个外乡逃荒人的口袋里。

那个逃荒人没有急着离开,他从脚边拎起这天讨得的半袋米,又放下,看看西边已不见影儿的太阳,只剩下一丝丝光亮,他说:今天可能要跟东家犯嫌一下了。

说这话的工夫,他的眼睛盯着我家屋山头的一座大草堆。

爷爷说:那里怎么能过夜,你要是不嫌弃,我家厢房还空着一间,里面有现成的床,就是被子单薄一点……

出门在外,能有个歇脚的地方就念阿弥陀佛了,哪还有那么多讲究!外乡逃荒人巴不得,连声说爷爷是菩萨心肠。

空着的那间厢房,爷爷像是专为出门在外、走村串户的人备下的,印象中爷爷留宿过打猎的、挑货郎担的、卖辣椒酱的,不用说,还有不止一个要饭的。

这一次留下的这人姓赵,看上去跟爷爷差不多年纪,实际上比爷爷小十多岁。这是他们这个行当的习惯,总要把自己弄得胡子拉碴、拖鼻涕挂眼屎的,一副可怜兮兮的邋邋相,乞讨才方便。

赵叔,自己去汤罐打点热水泡脚。晚上,爷爷关照那个外乡逃荒人,他居然叫他老赵。

厢房里几乎有成套的生活器具,老赵一边拿木脚盆去打水,一边嘀咕不知道哪天洗脚的,直夸爷爷是好人,好好有好报,能活一百岁。

在家干日好,出门半步难,谁没有个求人的时候?爷爷说。

第二天早上,老赵吞吞吐吐跟爷爷开口:昨天要了不少,今天背着不方便,能不能借府上的宝地先存一存,晚上来取?

爷爷呵呵笑出声:这叫什么事!送佛送到西,帮人帮到底,你是不担心我家老鼠偷吃,只管放在这。

老赵卷一条空口袋出门去了。晚上,老赵又背着半口袋米回来。他没有走,继续住在我家那间空厢房里。一连住了三五天,爷爷不说,他也不走,他不好意思了,用口袋提了几斤米送到爷爷面前:

我的一点心意,请东家给个面子!

子!

爷爷冲他吼:你这是做什么?这不是在骂人嘛,你要饭不容易,我怎么向你伸手!

老赵说:这么多天了,住在你家,用你家的……

爷爷说:哪里的话,只要你不嫌寒酸,你尽管住,屋空着也是关风。这怎么好意思……看爷爷态度坚决,老赵只得作罢。他就此在我家住下。

讨来的米多了,老赵找机会在附近庄上卖掉,卖给子女多,口粮不足的人家,换成现钱装在身上。有时爷爷也帮他介绍需要买米的人家。

一时卖不出,他带来的口袋不够用了,爷爷又将家里一只空箩借给他,顺便又借给他一只筛子,提醒他箩口要盖紧,家里老鼠多。

除了下大雨,老赵都要出门要饭,像一只早出晚归的鸟。

有时早上出门,恰好我家早饭已烧好,爷爷喊他:老赵,先在我家弄一碗再出去啊!

这怎么好意思……老赵迟疑着。肚里垫点底,出门跑有力气,爷爷说。

老赵最终还是伸出他那只豁了一小片边的大碗,空口袋夹在胳膊窝。

口袋放下,吃饭不能这副受罪样子!爷爷说,那边有小咸菜,想吃自己去撮。

蛮好了,蛮好了!老赵忙不迭地谢爷爷,十分满足。

老赵成了我们家的半个主人。家里有人嫌老赵住得太久,才露出这么一点意思,爷爷非常生气:人家不吃你的不喝你的,哪里就容不下了?你们才穿几天的烂裤子?要不是这两年分田到户,你们拿得准自己不出门要饭?……

没有人再敢吱声。

有时家里晚上改善伙食,爷爷也叫来老赵,为他舀上一碗半碗肉汤,随手舀给他两三块肥肉。

这天白天,老赵出门要饭了,爷爷进那间厢房有点事,他顺手掀开盖在箩口的筛子,嘴里说:老赵老赵,最近收获不少啊!

爷爷的眼睛一下子被刺痛了:半箩米,上面有手指轻轻画出了印记,是个“赵”字!

爷爷下巴颏特别茂盛的几根胡须突然抖动起来,他指着米上的那个大字说:这老赵……是这种人!这都防谁呢……

晚上老赵回来,爷爷踱进厢房,立在他面前正色说:我家这厢房不能给你住了!

有点出乎老赵意料,他想问一两句什么。但终究是人家的屋,人家能给他住,也不能不给他住,他也不好问什么。他咽回了话。

这是最后一晚,你明天早上就走,把你的那些宝贝东西都收拾齐了,不要丢下让我家发了横财!爷爷脸色从未有过地严肃。

当晚,老赵开始收拾东西,慢慢琢磨出了老人话中的刺。

第二天早上离开时,他来谢爷爷:这段时间给东家添麻烦了……可能没有得罪的地方……

爷爷站在走廊上,眼皮也不抬:行了,行了,你走吧,没让你小看我们家就行!

外乡人讪讪笑着,他用一根打狗棍,挑起两只大半口袋讨来的米,走出了我们的生活。

从此后,爷爷没有再留宿过陌生人。

《讯》(水粉)

□陈乐